



蒋子龙文集

第8卷

乔厂长上任记

QIAOCHANGZHANGSHANGRENJI

蒋子龙文集

第8卷

乔厂长上任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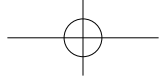
蒋子龙文集

第8卷

乔厂长上任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蒋子龙文集

庞志亚 题



第8卷

乔厂长上任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子龙文集. 8, 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09869-9

I. ①蒋… II. ①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②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6959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22千字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张 37.75 插页4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69-9

定 价 7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这是短篇小说卷。从这一卷中可以看出我创作的变化过程：底座大，沉重、牢固，越往上越细，中间有一组轻松的微型小说，再往上就出现了塔的葫芦状顶尖。

底部的小说主要是生活、是思想，其次才是文学技巧。

前半部短篇小说里的真诚和责任已不再让人感到沉重，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智慧和意蕴，短篇小说的数量明显地减少了。没有前面的“重”，就没有后面的“灵”。

《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第二年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再次获奖，到一九八三年评选前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拜年》又被评为第一名。使我不得不暂时离开了工业生活，意识到再按老路走下去势必要重复自己，这才逼迫自己有了以后的变化。

又经过几年，写出了《大周天》、《净火》那一组小说。

有了后来的变化，并不等于我想否定自己前面的创作。恰恰相反，我非常尊重自己前期的创作态度和成果。

这一卷的第一篇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写的小说。当时是怎样反映现实的，看看这篇作品才知道什么叫“时代的印迹”，才知道生活已进步了多少。

蒋子龙

2012年5月16日

目 录

前言	1
机电局长的一天	1
乔厂长上任记	31
“维持会长”	71
血往心里流	136
解脱	156
基础	176
今年第七号台风	193
人事厂长	203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217
父子之争	239
狼酒	249
十字路口	262
三十年后.....	276
一个女工程师的自述	284
一件离婚案	303
种瓜得瓜	320
拜年	323
找“帽子”	344
招风耳,招风耳!	346

宝塔底下的人	367
耍	384
今天是星期二	389
修脚女	392
第一次遛马路	399
鞋	404
“钳工”断指	410
警察的幽默	413
逝去的岁月	416
“文革”马路见闻(外二题)	424
看护	427
天津风	429
两幅照片的说明	432
龟拳	439
望乡台上	444
“行车功大师”	447
撞	452
徐娘	457
大提琴	461
大周天	464
大先生	469
酒仙	477
净火	489
分分钟	497
更年	516
苦夏	525
阴阳交接	530
树精	551

水中的黄昏	556
早晨	578
后记	595

机电局长的一天

这是一场和平年代的战争，
是一场新的长征。

——摘自一位机电局长的手记

人一生当中会有多少个关键的一天？一个单位一天当中又会碰到多少桩关键的事情？

今天，机电局接到国家计委的通知，要派负责生产的干部到北京参加计划会议。生产处长王凯准备出发。可是，对今年的生产怎么样估计？明年做什么打算？飞、跑、走、蹭四种计划，他带哪一类计划进京？

今天，气象台预报夜晚有场暴雨，而机电局必须在山洪到来之前交付矿山四千台二百五十毫米潜孔钻机。这个铁任务落在矿山机械厂。如果这场雨引起大水，铁任务十有八九要吹灯，怎么向国家汇报？在完成国家计划上，机电局年年都是满五分，这次怎么能交一张二分的卷子？

今天，又是机电局每月例行一次的生产调度会。全局三百多个企业，成千上万的喜讯，成千上万的产品，成千上万的困难，成千上万的矛盾，一大摊子事情都要在调度会上解决、调整。这会儿，参加调度会的重点企业负责人快到齐了，可还没有主持人！

这一切问题，只要有一个人在，就好办了，大主意由他拿，调度会

由他主持。谁？机电局局长——霍大道。可他前天在起重机厂劳动，心绞痛复发，住进医院了。党委书记云涛刚调来不久，对生产情况还没吃透。王凯没了主心骨，急得他从楼下蹿到楼上，从楼上又颠到楼下，到处找副局长徐进亭。徐进亭是分工专抓生产的，虽说这一阵在矿机厂蹲点，但今天这样的日子，王凯也只好找他了。

王凯跑到大门口，见一辆苹果绿色的北京牌小轿车正从车库里开出来。他以为这是要送自己进京的，就烦躁地一挥手：“今天走不成啦！”

年轻的女司机小万从车里探出头：“不是送你进京，是送徐副局长去住医院。”

“嗯！”王凯心里一躁，“又怎么了？”

“还不是血压！他的血压说高就高。”小万人称“二局长”，对机电局几个领导干部的脾气秉性摸得可透了。

“他住院可真会选当口！”王凯心里说，甩手要上楼。

小万着急地说：“中央召集的会不去还行！”

“调度会还没有主持哪！”

看见生产处长急成这样，小万难受得不行，心里叨咕：霍局长呀霍局长，你要有个好身体多好啊！

“‘二局长’，老霍在吗？”身后一个粗哑的大嗓门喊小万。王凯听出是矿山机械厂党委副书记于德禄，便又转回了身。于德禄长着一副粗墩墩的身架。他看到生产处长，蹿上一步，把一份电报摔给王凯。

这是矿山打来催要钻机的。王凯看完，若有所思：“是不是这封电报把徐副局长逼到医院去啦？”

“眼看要坐蜡，他扒拉扒拉屁股躲进医院图清静！”于德禄愤愤地说，“这回我不当替罪羊了，要跟霍局长彻底揭揭矛盾。”

“云涛同志强迫老霍住医院了。”

于德禄大眼珠子一瞪，冲着要开车的小万喊：“把我捎到医院！”王凯一把拉住了他：“老霍的脾气你不知道！云涛同志说过，文件、资料、图纸一概不许往医院送。就这样，昨天晚上我去看他，不知他从哪里

搞到的纸和笔，正趴在桌上写什么东西哩。——咱们先开调度会吧，你有困难我发动别的厂帮你。”说着，拉于德禄上楼，又转身叮嘱小万：“到了医院，如果去看霍局长，嘴上可派个站岗的。”小万点点头，把徐副局长一向最喜欢坐的小轿车，开到他家门口。徐副局长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了，他左手提一个绿色塑料袋，里面放着牙具、毛巾、肥皂之类的东西，右手拎一个大网兜，兜里装的全是药瓶子、花盒子，还有一个大搪瓷盆，盆里的东西最惹眼，满满一盆油炸“老虎豆”。

小万接过网兜，顺口问：“您还爱吃老虎豆？”

徐副局长回答说：“你看这是‘老虎豆’吗？是‘四一六’——抗癌药。”小万吓了一跳：“啊！您得了癌症？”

徐副局长笑了，拉拉她的小辫子：“傻姑娘，得上癌症再吃这个就晚了。我这是为了预防，找中心医院的李大夫专门配制的。”

“您活得可真在意呀！”小万使劲咬住舌头，才没有甩出这句带棱子的话。

徐副局长又高又胖，五十多岁的人了，大脸盘子红润润的，闪着亮光，一点褶儿也没有。别看这么个威武大汉，倒有一副阿弥陀佛的善性子，是个平时该急不急，遇怒不怒，高兴时还喜欢和下级开个玩笑的老干部。

今年五月，矿山机械厂一把手调走了，局党委书记云涛提出要派个蹲点组下去。局长老霍提出要去，常委们不同意。徐进亭没有吭声，却派到了他的头上。他心里不舒服，憋了口气。一到矿机厂，就指示厂里二把手于德禄一定要在六月份放高产，争取参加七月份召开的全局工业经验交流会。于德禄听了他的话，大抓冲击钻机，这个老品种干起来轻车熟路，产值一突就上去了。但是被霍大道发现了问题：他们为了突击产值，把设备拼了个稀里哗啦，把老家底几乎吃光，而国家要求大批投产的新品种——二百五十毫米潜孔钻机却停下来了。结果，矿机厂不仅没有被评为先进单位，反而吃了批评。挨批的是厂党委，挑大头的是于德禄。徐副局长往旁一闪身子，不哼不哈。群众对厂党委有意见，厂党委内部意见不一致。七月份生产不仅没有打上

去,反而跌下来了。雨季要提前,任务要吹灯。于德禄近来头上出角,身上长刺,越来越不好拨拉。徐进亭感到,再不快快拔腿撤出来,就会陷进去不好收场。老霍又病倒了,实际是累趴架了。谁不知道,七、八、九三个月高温低产,是让抓生产的人最头疼的日子。他把这些难办的事情在大脑的筛子里筛了又筛,过了又过,反复权衡得失,最后决定住医院。

徐副局长笨重的身体进了小轿车,车子很快就开上了去医院的马路。

小万是在一九六九年从司机训练队毕业分配到机电局的,第一次出车就是送一个昏迷不醒的老同志去医院。这位老同志是在会战工地和一个铆工擦肩膀抱了六个小时的铆钉机以后,突然昏倒的。当那个铆工知道他就是患有严重心绞痛病的局革委会主任霍大道时,难过地捶着自己的大脑袋,哗哗流泪。小万还没到局里来,就听人讲过,自己局里有个“霍大刀”,听这名字就够厉害的了。他说话爽利得像大刀,思维敏锐得像大刀,作风又快又狠,也像大刀。

可是那一天,小万怎么也不能把这些传说和眼前的病人对上号,他哪像个“大刀”呀,挺亲切的一个老同志!小万冒冒失失地向护送的生产处长问了一句:“他就是有名的‘霍大刀’吗?”

生产处长瞪她一眼:“去,霍主任的名字叫‘霍大道’,胜利大道的‘道’。”小万吐吐舌头心里想:“这么大的干部,怎么叫这么个名字?一点也不深奥。”

后来,王凯把老霍名字的来历告诉了小万——

老霍十二岁那年秋天,听说红军从草地上过来了。他在野洼里把地主的三头牛拴在树上,用镰刀割断了牛脖子底下的气管,跑到大道边上,拦住了红军队伍,把赶牛鞭子咔嚓一撅两半,往地下一扔,对一位红军营长说:“我要跟你们走!地主的牛全叫我宰了,反正你们不收下我,我也活不成了。”“噢!”红军营长很惊奇这个小家伙的心路,就问:“你爸爸、妈妈呢?”他摇摇头。“你叫什么名字?”他又摇摇头。

“平时他们管你叫什么？”

“我姓霍，可是他们连姓也不叫，说这个姓晦气，怕给他们招灾惹祸。平时他们就叫我‘拽牛尾巴的’！”

“好，我们收下你！”红军营长把他搂进怀里，“咱们一起，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营长摸着他的头，“从现在起，你就有家了，有亲人了，也要有个真正的名字！”营长看着红军队伍似铁流滚滚，顺着大道向北挺进，眼里射出光彩，“你就叫‘大道’吧。大道上参军，永远跟着共产党，在胜利的大道上前进！……”

听了这个故事，小万非常感动。没过三天，接霍大道出院，小万对他更是尊敬极了——

老霍住院第三天，能下地走动了，就坚决要求出院。医生拗不过他，打电话请来了他的爱人——卫生局组织处处长庄林。庄大姐听了医生的陈述，摇摇头说：“我知道他的病很重，但更知道他的脾气……让他回家吧。”

可是，老霍没有回家。出了医院，临上车前，他对小万笑着说：“你叫万宝真吧？我第一次坐你的车，不应该是到医院，应该是去工地。今天咱们来个远路程，上会战工地！……”

现在，小万一面开车，一面感情深重地惦记着正在医院里的霍局长，由霍局长又想到要去住院的徐副局长。她不禁脱口说道：“徐副局长，霍局长告诉过我一个偏方——大干治大病。”

“这在医学上讲不通。”

“霍局长说，这在哲学上完全讲得通！”

“嗜！”徐进亭叹了一口气，“没有病，谁愿意往医院跑，你不知道，我这血压……”

“中心医院的空余病床不多，您想住院就准能住得进吗？”

“我早晨给李大夫打了个电话，他说今天有个病人要出院，正好空一张床。”

小万心里咯噔一下，犯了嘀咕，她再也不说话了。

车开到医院门口，小万没顾得替徐进亭打开车门，就提着他的大

网兜，抢先向三楼住院部跑去。

二

霍大道办完手续，走出住院部，迎头看见跑上来的小万，他心里一喜：“好小万，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小万却使劲咬了咬嘴唇，不让眼里的泪瓣掉出来：“我一猜就是这么回事！”

“又怎么啦？”老霍看看她，笑了，“不应该拿眼泪给出院的病人道喜。”

小万没等老霍把话说完，就忍不住说：“别人有点病就削尖脑袋往医院钻，您身有大病却一次次从医院往外跑！”

正在这时，徐进亭走了进来，和老霍面对面怔住了：

“老霍，你要出院？”

“老徐，你要住院？”

一向冷静、超然，仿佛与世无争的徐进亭，窘得大脸盘子通红。

老霍说：“小万，你说对了，是得跑啊。今天是什么日子？王凯要进京汇报，钻机任务不落实，调度会要开，这是吹冲锋号的时候，不能躺在病床上！”

徐进亭讪讪地说：“你病得这么重，哪能出院？再养一养，等几天……”

“不能等，一分一秒不能等，要抢！”老霍打断了他，随又打量着他，“你这是……血压又出了问题？”

“就是，就是。”徐进亭皱眉、摇头，全身都在表示他的确病得不轻，“血压很不正常，头晕得厉害。”

老霍明白了，他心里掠过一道阴影，难过地看着徐进亭：他确实有病，可躺到医院的病床上就能治好这种病吗？

“你来住院，云涛同志知道吗？”

“还没有告诉他，你知道了也一样。”

“不一样。你蹲点是常委会上决定的,要离开也得交接一下吧?”

徐进亭正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一眼瞥见李大夫从楼道口路过,忙借梯子下墙头,叫住了他:“李大夫,原来你说的空床,就是老霍住的那张。咳,这怎么算是空床!这两天先不要安排别人,我回去向云涛同志汇报,尽量劝老霍再回来住院。”

李大夫停住了步子,问:“您哪?”

“过两天再说吧。”徐进亭留下一句活话。

“咱们走吧!”老霍向小万说。

小万左手提着徐进亭的抗癌“老虎豆”,右手又接过了老霍拿着的一卷稿纸,她看了一眼,惊讶地说:“霍局长,您写了这么多稿子……‘机电局的问题在哪里?’哎呀,住了医院还不好好休息!”

“这就是休息嘛!”

老霍说着先下楼了。徐进亭也跟下来。

一坐进车子里。老霍就问:“潜孔钻机进度怎么样?”

“差不多。”

“差多少?”

“也就几十台吧。”

“嗯?前天才装起三千零七十五台,这两天能搞出那么多?”

徐进亭猛然想起老霍在统计数字方面有特殊的记忆力,对他可不是顺嘴诳个数能对付过去的,感到屁股底下仿佛坐上了蒺藜,就势摸摸口袋,说:“我的小本子没有带着,脑子又不如你的好使,记不准了。”

老霍知道,自己这样着急的事情,老徐却没有往心里去,再问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于是,他转换话题,兴奋地谈起一个新的想法:“上周我到部里开会,国家要试制六十吨矿用汽车,部领导看我们压力太大,想安排给别的省市,我得到信儿,就去抢来了。你看,以矿机厂为主,组织一场专业化生产协作怎么样?也好为将来咱们局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练练兵,打下基础。”

老徐简直无法理解这位“大刀”了。潜孔钻老账没还,又背新账,这不是找着挨板子吗?他本想劝劝老霍,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但

转念一想,算了吧,不挑那份担子不操那份心,何苦做对立面。于是,绕了个弯子说:“和于德禄商量一下看吧。不过,他的情绪很大。本来嘛,六月份卖了力气,反而吃了批评,心里会怎么想?”

“不能用迁就错误的办法照顾情绪!——你是不是也有点情绪?”

“我?”徐进亭显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叫高血压管得早就不会生气、发火、闹情绪了。不像你呀,身上总有一种刺激人的东西。”

“没办法,就是学不乖,谈意见模棱两可,批文件敷衍一气,说话像兔子一样绕圈子,待人处事一锥子扎不出血——我要命也来不了这一套!”

“你这个刀子嘴,真能挖苦人。你我都不是毛头小伙子了,又都挨过烧……”

“这是什么话!”霍大道两眼盯住徐进亭,半晌才平静下口气,“老徐,你我都是‘老工业’,党培养的第一批工业干部。几十年干下来,国家的工业还是这个状况,怎么交账?向党交不了账,也无法向人民、向历史交账!头发白了又怎么样?只能说明我们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可再也经不住大火了,每走一步都要反复掂量掂量。与其走错步,不如不迈步。何苦呢!”

“所以就躲到医院的病床上去?那工作交给谁?”

老霍直盯住徐进亭,只见他那平时就缺少神采的眼睛,依然淡漠无光,看不出他的情绪是服气还是不满,他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好像裹着橡皮毯子!霍大道心想,他真是刀枪不入了。什么事才能使他动起感情来呢?就是发发火也好呀!

这时,小万一按喇叭,车子在机电局门口停住了。

三

霍大道和徐进亭一前一后走进会议室,人们又惊又喜。特别是生产处长王凯,他刚才正被一大串矛盾缠绕,会议让于德禄给卡住了。

在全局的生产棋盘上,矿山机械厂像个落伍的卒子,不仅自己掉

队,还扯住了别人的腿。可于德禄不管别人冲他怎么喊,他就是不吭声。现在一看到正副局长进来,他开口了:“你们几位指着鼻子骂我,我也认头。七月份,我们生产下降,拖了协作单位的后腿,挨批应该。但是,七月下降是由六月产值上升造成的!霍局长批评我单纯追求产值就是追求名利,我承认。可你们局领导拿名利刺激我们,引诱我们,领错了路,导错了向,就没有责任?”于德禄说到这里,扭头看了一眼徐进亭,接着说道,“局蹲点组一去,就跟我谈:‘你们是全球九大台柱厂之一,这样大厂的一把手在局里说话是占分量的,我看你要干出点成绩来!六月份拼命也得突上去!’说老实话,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膨胀了。可把新产品丢掉,心里也有点敲小鼓。没想到这位领导却给报社打电话,登了小半版,还给我鼓劲儿:‘好啊,你于德禄面前的大门全打开了,你创造了奇迹,反过来奇迹又会帮你的忙。’这下可真帮了忙,局长大会批,群众不满意,我受夹板气!”

大家都清楚于德禄指的是谁,但徐进亭悠然地抽着烟,看也不看大家,不拾这个茬儿。他这是外松内紧。

调度会是领导干部的“亮相台”,水平高低一上调度会就露馅儿。徐进亭向来把调度会看成是要命的会,涨血压的会。每开一次这样的会,神经和毅力都要经受一次考验和冲击。因此,在这样的会上,他很少发言,尽量不表态。现在,于德禄把矛头明晃晃地指向了他,他还是不吱声,既不承担责任,也不反驳。这可叫主持会的王凯作了难,等了一会儿只好说:“老于,你谈谈七月份的生产情况吧。”

“把六月份的责任分清,七月份的账就好算了。”

“责任分清”四个字刺疼了徐进亭,他终于说话了:“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嘛,泄自己的气。”

于德禄炮弹反射一般顶了回来:“这是霍局长在四千人大会上讲的——‘国家要先进的高效率钻机,你非要干低效率落后的钻机。表面看完成了产量产值计划,实际是糊弄国家,拖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也坑害了自己的工厂。搞生产怎能虚虚假假,因小失大?!’霍局长,我一个字也没记错吧?”他是要借老霍这把“大刀”砍老徐。